

从二分到混同：汉语“吃”“喝”语义场演变的历史动因

李文佳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6年7月13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14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28日

摘要

本文系统考察了“吃”“喝”语义场的主导词从先秦的“食/饮”二分，到魏晋“喫”的出现与介入，再到金元“喝”的语义扩张，直至明清“吃/喫/喝”混用的历史脉络，结合文献材料与方言语音信息，指出了现代官话区及普通话中“吃”“喝”混用的成因包括“食”的语义负担减轻、口语化文体的推动、食物类型界限模糊以及语言接触影响。研究为汉语饮食类动词演变规律与方言混同现象的原因提供了历时的研究视角与有力的证据依据。

关键词

“吃/喝”，语义场演变，俗写替换，语言接触

From Dichotomy to Syncretism: The Historical Motivations for the Semantic Field Evolution of Chinese “Chī” and “Hē”

Wenjia L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July 13, 2026; accepted: August 14, 2026; published: August 28,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evolutionary path of the dominant lexemes within the semantic field of “eating/drinking” in Chinese, tracing the trajectory from the strict dichotomy of shí / yǐn in the Pre-Qin period, through the emergence and intrusion of chī (喫) in the Wei-Jin period,

to the semantic expansion of hē (喝) during the Jin-Yuan period, and culminating in the syncretic usage of chī/qiè/hē (吃/喫/喝)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By integrating philological materials with dialectal phonological data,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the syncretism of chī and hē in modern dialects, including the semantic load reduction of shí, the impetus of colloquial literary styles, the blurring of food-type boundaries, and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contact. This research offers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and robust evidentiary support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dietary verbs and the causes of dialectal syncretism.

Keywords

“Chī/Hē”, Semantic Field Evolution, Vulgarized Writing Replacement, Language Contac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汉语普通话中，“吃”与“喝”的使用依据食物的形态形成互补分布：固体、半流体的食物搭配“吃”，液体食物则搭配“喝”。但在《汉语大字典》“吃”条目之下的有“吞咽食物、饮料”这一义项，“喝”条目之下有“吸食流体或流质食物”的义项，暗示着二者的互补分布边界并不完全清晰[1]。

这种边界的模糊在明清时期的白话文献中有了直接的体现。《水浒传》中“吃一盏酒”与“喫一盏(酒)”的用法并存；《红楼梦》前八十回中饮用义语境统计下，“喝”与“吃/喫”的比例约为 1:2，而后八十回中这一比例发生了逆转，“喝”与“吃/喫”的比例约为 3:1。这种文本内部用字习惯的明显差异和变化表明“吃”“喝”语义场的演变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其中的原因需要研究并厘清。

对于“吃”“喝”二字，先前的学者已有一定的研究，可大致归为三类。第一，对外汉语教学视角，李丽烨(2017) [2]、张彤(2022) [3]、张海杰(2024) [4]等，侧重于实际教学中的具体方法策略。第二，断代或方言描写的研究，尹伊达、李康澄《元明清常用饮食类动词演变研究——以“食、饮、吃、喝”为例》(2024) [5]，徐姗姗《黑龙江方言中的吃类动词研究》(2019) [6]。第三，跨语言对比，郝然《汉英吃喝类动词文化因素比较研究》(2010) [7]等。此外，早在 1930 年代，刘半农《释喫》[8]已讨论过“吃”的南北和古今用法的差异。

然而，既有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历史演变的动因分析停留在语体或者语音这样的单一因素，各因素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尚无综合的解释；二是前人研究并未清晰说明“喝”获得饮用义的过程，梁冬青(2009) [9]提出的其与蒙古语的关联的观点虽有启发，但是未能解释元代以前的一些用例。基于此，本文将研究问题的核心聚焦于以下三个问题：(1) “吃”的饮食义来源；(2) “喝”的饮用义来源及传播路径；(3) 从“食/饮”二分至“吃/喝”混用的内在机制，着重探讨官话区文献所呈现的分布状态。

2. “吃”“喝”的起源与发展

2.1. 先秦两汉时期：“食”“饮”为主的语义场

2.1.1. 先秦两汉的“吃”“喝”

1) “吃”

“吃”字最早见于战国文字中[10]，《说文》释“言蹇難也。从口气聲”[11]，其本义为口吃，说话

不流利，后来又从说话不流利引申出行动不方便、行动迟缓之义。可见“吃”在造字之初与进食的动作并无关联。

2) “喝”

“喝”字最早应出现在《说文》小篆中，“𩚑，漱也。从口曷聲”[3]。《说文》释“𩚑”为“欲飲”[11]。“飲”《说文》释为“飲也”[11]。《说文》释“飲”为“酒味苦也”，似误，“飲”与“飲”当为同义字[12]。从许慎的释义来看“喝”的语义应为口渴，口渴所以“欲飲”。《说文》段注：“終日嗥而啞不啞。崔譔本作不喝。云啞也。子虛賦。榜人歌聲流喝。郭璞曰。言悲嘶也。”[11]段氏所引皆将“喝”解释为声音嘶哑。而在所引的词句中，声音嘶哑的释义比口渴更能够疏通文意。在两汉魏晋时期的典籍中有很多这样的用法：

《史记·苏秦列传》：“秦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喝……”

《东观汉记卷十列传五》《后汉书·窦宪传》：“后肃宗驾出过园，指以问宪，宪阴喝不得对。”

《论衡·气寿篇》：“儿生，号啼之声鸿朗高畅者寿，嘶喝湿下者夭。”

《金匱要略方论·卷上》：“蚀于上部则声喝。”

可见，许慎以“欲飲”释“喝”，但两汉魏晋文献中“喝”作“声音嘶哑”使用。不过，“欲飲”这一义素作为语义潜势留存于字书中，为后来“喝”饮用义的出现提供了内部条件。

2.1.2. 先秦两汉时期：“吃”“喝”义的主导词“食”“饮”

1) “食”

在先秦两汉时期，表达摄入食物、水等的语义场中，最常用的主导词是“食”和“饮”两个字。在《十三经新索引》中，“食”后所跟的宾语有“肉、粥、菜果、醢酱、果实、菽、鸡、麦、羊、麻、犬、黍”等。“饮”的对象多是“水、清泉、玉浆、酒、茶、汤”等[13]。因此，“食”主要用于固体的食物和半流体的食物，而“饮”主要用于流体的食物，二者在使用时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区分，大致形成了“食(固体、半流体)——饮(流体)”的语义分工格局。

“食”早就有食用固体食物的用法：

《甲骨文合集》[14]合二四四四〇：“月一正曰食麦。”

《书·无逸》：“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诗·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论语·述而》：“发愤忘食。”

在东汉以前，在固体食物的进食语义场中只有“食”一个字，比较单一。

2) “饮”

“饮”是相对说后起的字形。《说文》中未见，许慎以“飲”为正体，但甲骨文 (《合》[14] 10405)，其左下部为“酉”，即酒器；其右半部分象人低头张口伸向酒器的器口，倒着的口下的“人”形代表舌头，裘锡圭先生释为“饮”[15]。在金文中亦见确凿用例：

“用盤飲酉(酒)。”(《流兒钟铭》，《集成》203)

“令女(汝)官嗣(司)飲，献人于鬯。”(《善夫山鼎铭》，《集成》2825)

“異仲乍(作)𩚑生飲飲。”(《異仲壺铭》，《集成》6511)

“唯曾白文自乍(作)飲𩚑。”(《曾白文𩚑铭》，《集成》9961)

先秦两汉的典籍中，“饮”的用例更加常见：

《周易·未济》：“有孚于饮酒。”

《穆天子传·卷一》：“天子饮于河水之阿。”

《诗经·郑风·叔于田》：“叔于狩，巷无饮酒。”

《春秋繁露·竹林》：“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

《白虎通义·卷一上》：“衣皮毛，饮泉液。”

列出之例中，“饮”的受事既有“酒”也有“河水”、“泉液”，其他还有“玉浆”、“血”等，其宾语皆为流体。

综上，这个时期“吃”“喝”语义场的主导词为“食”“饮”二字，而且一个用于固体、半流体食物，一个用于流体食物，两个语义场泾渭分明，总体上并无混用的情况。

2.2. 魏晋至唐宋时期：“喫”的出现和“吃”的语义扩张

2.2.1. 魏晋时期

1) “食”与“吃”的用法

根据魏晋时期的文献，“食”的义位系统与先秦两汉时期基本保持一致，没有大的变动，在表示“进食”的义位上依旧占据着主要地位。根据王晓莹(2019)统计[16]：

① 《三国志》中，“食”一共出现了 440 次，作为“吃”义的有 86 个。“吃”只出现两次，且均为“口吃”义。

② 《世说新语》中，“食”一共出现 58 次，作为“吃”义的有 29 个。“吃”则出现了三次，两次为“口吃”义，一次是“喫”字：“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会得喫，故冒前耳，无事可咨。”

③ 《魏书》中，“食”出现了 656 次，作为“吃”义的有 168 个。“吃”只出现了 1 次，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为“喫”：“世宗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蚕蛾喫人”。

其他同时期的文献当中的表现与上举的三例是相似的格局。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食”依旧是“吃”义的主导词，“吃”则仍旧以“口吃”义被运用，而作“吃”义的“喫”开始零星出现。

2) “喫”的出现——与“食”“饮”的竞争

三国时期的汉译佛经当中可见“喫”字的较早的用例。吴支谦译《佛说阿弥陀经三耶三佛萨楼楞过度人道经》卷 2：“饮食无极，喫酒嗜美，出入无有期度。”《佛说奈女祇域因缘经》：“喫食其半”。“喫”的宾语是“酒”，其用法相当于“饮”。

东晋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卷一有“勿喫热食”，卷三有“喫肥肉发之也”“请官人试喫消梨”等句，“喫”之宾语有固体的食物“肥肉”“消梨”，也有笼统的“热食”。除此之外还有：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十五日后，方喫草，乃放之。”

唐李百药《北齐书·庾狄干传》：“长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¹

唐李百药《北齐书·杨愔传》：“先是童谣曰：……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远我道，不远打尔脑。’”²

隋代王劭《舍利感应记别录》：“其日复有一黑狗，……见人持斋，亦即持斋，非时与食不食，唯欲得饮净水，至后日旦起解斋，与粥始喫。”

《佛说奈女祇域因缘经》：“祇域乃取一梨，喫食其半，以毒药著爪甲中，以分余半，便置于地。”[17]

在魏晋时期乃至隋朝，“喫”开始被运用为“吃”“喝”义时，宾语便不限于固体。但从整体数量上

¹《北齐书》为唐人所写，但这一句的前提是“时人语”，原文中为“时人语曰：‘刺史罗刹政，司马蝮蛇瞋，长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故可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语料。

²此处所载为童谣，很可能记录的是北齐时的口语。

来看,“喫”在这个时期主要用于固体、半流体的食物上,用于酒、茶等流体食物的用例并不多,可以说是个别用例。而且,其在佛经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可以说明“喫”在诞生之初便更偏向口语用词,而非正式的严肃的书面语。

2.2.2. 唐宋时期:“喫”的大量使用

到了唐代,文献中“喫”的使用量大大增加,对“食”的冲击很大。王梵志诗中用“喫”的有25处,用“食”的12处,比例高达2.08:1。寒山、拾得的诗中,用“喫”的有13处,用“食”的有10处,比例为1.3:1。但同样是唐代诗人的诗歌,杜诗中的“喫”仅出现5次,而“食”则出现了50次。在白话文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表饮食义的动词“食”仅出现2次,而“吃”却高达75次,例如“使君、判官等库头吃茶”(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排印本,此处作“吃”,疑为“喫”之俗写)。在以书面语为主的《资治通鉴》中,“食”出现194次,而“吃”“喫”完全未见;《梦溪笔谈》虽兼具笔记性质,“食”仍有54次,“喫”仅2次。

寒山、拾得诗和王梵志诗属于口语色彩较为浓厚的诗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则是日本僧人入唐时所写的日记,而杜诗是更为严肃的文学语体,《资治通鉴》和《梦溪笔谈》更是书面色彩浓厚的史书和文学作品。显然,在口语当中,“喫”已经较为广泛地运用了,而书面语仍然带着它的存古性质,倾向于运用更古朴的“食”。

同时,这一时期的“喫”运用于流体的食物上:

《敦煌变文校注·茶酒论》:“阿你酒能昏乱,喫了多饶啾唧。”

《敦煌变文校注·茶酒论》“茶吃只是腰疼,多吃令人患肚。”

杜甫《狂歌行赠四兄》:“楼头喫酒楼下卧,长歌短咏还相酬。”

杜甫《送李校书二十六韵》:“临歧意颇切,对酒不能喫。”

拾得《后来出家子》:“博钱沽酒喫,翻成客作儿。”

王梵志《尊人与酒喫》:“尊人与酒喫,即把莫推辞。”

这表明“喫”已开始渗透至流体食物领域,“喫”与“饮”开始了更加激烈的竞争。

2.3. 金元时期:“喫”的替换增加与“喝”的语义扩大

金元时期,“喫”对于“食”的替换进一步扩大,数量不断增加,对“饮”的替换也在逐步上涨。

2.3.1. “喫”的替换增加

根据王国珍的统计数据[18]显示,这一时期“喫”与“食”的竞争,“喫”已经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刘志远诸宫调》中,“喫”出现了9次,但“食”只出现了1次。董解元《西厢记》中,“喫”出现了9次,“食”只出现2次。《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喫”出现了36次,“食”出现了9次。

可见在金元时期,随着带有强烈的口语色彩的说唱文学诸宫调和语言通俗的白话戏剧元杂剧的繁盛,“喫”渐渐从口语走上书面,增加了在文献中的使用频率,进一步挤压了“食”的使用空间。

除此之外,“喫”对“饮”的替换也发生了变化。据王国珍(2010)[18]统计,在《刘志远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小孙屠》《元典章·刑部》中,“喫”对“饮”出现的次数比例分别为0.25:1、0.64:1、0.75:1、0.29:1,“喫”的数量是少于“饮”的,但也高于唐宋时期的统计数据,唐宋时期的寒山拾得诗比例为0.4:1,王梵志诗为0.11:1,敦煌变文为0.27:1。但是,在《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元话本两种、《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以及《西厢记》杂剧中,“喫”出现的频率已经高于“饮”,比例在1.27:1~3.5:1之间。

也是在元朝时期，“吃”开始与“喫”混用，其原因将在下文详述。文献中可见如：

《栲栳山人集·卷中》：“自家有酒自家吃。”
《雪楼集·卷十》：“喫人肚皮。”
《桐江集·卷五》：“刘裕后何曾不吃饭来”。
《琵琶记·卷上》：“吃糠不难吃这婆怨气更难。”

但这在元朝时的文献中仍是极少数，大部分仍用“喫”而不用“吃”。

2.3.2. “喝”的语义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出现了两处“喝”来表示饮用义的地方。一是《张协状元》(学界对其创作年代有宋代说与元代说之争，详见下文)中的“末喝茶”，指的是行当中的末角应做喝茶的动作；一是《关大王单刀会》中的“留的前生喝下濁”。“喝”在以往的文献中，大多是以“声音嘶哑”义出现，或者以“大声呼喊、威胁恐吓”的意思出现，这两处则是“喝”以饮用义出现的较早例子。

2.4. 明清至 20 世纪上半叶：“喫”“吃”的混用与“喝”的发展

2.4.1. “喫”“吃”的混用

到了明清时期，白话文体大兴，白话章回小说繁盛发展，“喫”这一口语词随之更广泛地被应用。明清时期的“喫”与“食”在文献中的运用比例据王国珍(2010)如下表 1 [18]。

Table 1. Frequency and ratio of “chī/qiè” (喫/吃) vs. “shí” (食) for solid/semi-solid foods in Ming-Qing vernacular novels
表 1. 明清白话小说中“喫/吃”与“食”表固体/半流体食物之频次与比例

作品	食用固体食物		
	喫(吃)	食	比例
三遂平妖传	96	0	96:0
水浒传	433	32	13.5:1
金瓶梅	948	13	72.9:1
西游记	769	46	16.7:1
明代语法资料	164	2	82:1
醒世姻缘传	889	41	21.7:1
儒林外史	406	2	203:1
歧路灯	465	19	24.5:1
红楼梦前八十回	665	10	66.5:1
红楼梦后八十回	141	2	70.5:1

从表格中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喫”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会用“食”。

在具体的文献中，可以发现大量“喫”“吃”混用的例子。如《水浒传》中，卷二十一前有“宋江勉强吃了一盏(酒)”后亦有“胡乱喫一盏(酒)”“婆子见女儿不吃酒心中不悦”，卷二十四“吃罢茶便觉有些眉目送情”，卷三十八“李逵也不使箸，便把手去碗里捞起鱼来，骨头都嚼喫了”。《禪寄筆談》卷六中：“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曰：‘不同，他喫饭时不肯喫饭，百种须索……’”同一段话中“吃”和“喫”都出现了，且都是在说“吃饭”之意，可见其时二字

在这个意义上时并无分别，完全混同的，也不区分宾语是固体、半流体食物还是流体的食物。

2.4.2. “喝”的发展

明清时期的文献中，“喝”表示饮用义的法开始逐渐广泛出现，如下表 2 所示[18]。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chī/qiè” (喫/吃), “shí” (食), and “hē” (喝) for fluid foods in Ming-Qing vernacular novels
表 2. 明清白话小说中“喫/吃”“食”“喝”表流体食物之分布

作品	食用流体食物			
	喫(吃)	食	比例	喝
三遂平妖传	96	0	96:0	/
水浒传	433	32	13.5:1	1
金瓶梅	948	13	72.9:1	6
西游记	769	46	16.7:1	11
明代语法资料	164	2	82:1	/
醒世姻缘传	889	41	21.7:1	8
儒林外史	406	2	203:1	5
歧路灯	465	19	24.5:1	37
红楼梦前八十回	665	10	66.5:1	123
红楼梦后八十回	141	2	70.5:1	127

如上表所呈现的数据来看，在明清时期表示饮用流体的食物也已经以“喫”“吃”为主了，同时也有很少数的表达用了“喝”。不同的是，《红楼梦》前八十回“喫”或“吃”表示饮用的有 246 词，而“喝”有 123 次，比例为 2:1，已经较之前的使用频率多很多了，《红楼梦》后八十回中，“喫”“吃”共出现 47 次，而“喝”惊人地达到了 127 次，比例为 0.37:1，“喝”的数量比“喫”“吃”多了将近三倍。这与高鹗的语言习惯不无关系，但也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喝”在清中期的快速扩散。

根据吕传峰的统计数据[19]，《三侠五义》中，“喝”出现了 212 次，“饮”出现了 207 次。《儿女英雄传》中，“喝”出现了 188 次，“饮”75 次。《官场现形记》中“喝”出现了 55 次，“饮”出现了 13 次。《老残游记》中，“喝”出现了 13 次，“饮”出现了 4 次。这些作品都是清末民初的文学作品，其中的“喝”在“饮用”义中已经占据了优势。

因此，在清朝时期，“喝”在饮用义语义场中的主导地位正在不断确立，而在 20 世纪上半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3. “吃”“喝”混用的历史原因

上文对“吃”“喝”义的语义场主导词的历史演变做了一定的梳理，这有助于现代汉语方言中“吃”“喝”混用的原因的研究和分析。

首先，这样的历史演变的关键点是“喫”的出现。“吃”“喝”义的语义场在先秦两汉时期是有较为明晰的界限的，按照食物的状态形态进行了划分，“食”用于固体、半流体食物，“饮”用于流体食物。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口语中，出现了一个“喫”字，在汉译佛经中崭露头角，后随着白话文体的产生进入到书面语的载体之中。自此，“喫”开始与“食”和“饮”竞争。那么为何会产生一个词来代替“食”和“饮”呢？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食”在先秦两汉时期的语义负担过重。在先秦两汉时期,“食”的义位至少有四个:a.(人或动物)吞进食物。b.以……为食。c.养活、喂养……(人或动物)。d.依赖……生存。其引申涉及从具体到抽象、被动到使动的不同认知路径,在口语交际中语用成本较高,需要听话人根据语境进行判断具体所指。而“喫”自出现之初即专表“进食”的动作,语义单一透明,更符合口语明晰、经济的需求。此外,“食”兼表名词从“食物”,而“饮”基本不作名词,这也使得“食”作动词“进食”的语义透明度低于“饮”,从而解释了为何“喫”对“食”的替换先于“饮”发生。因此,“喫”率先在口语中分担了“食”的进食义,随着白话文献进入书面。

第二,两汉之交,佛教传入中国,随之便有许多僧人翻译佛经,将梵语译成汉语。最先传入的佛经以经、律、论中的经为主,佛经多记录佛陀与弟子的对话,具有很强的口语性质,在翻译时便加入了口语色彩,于是,汉译佛经中就出现了之前典范的文言作品中难以得见的口语词和梵语音译词。

其次,原本“吃”“喝”义动词所带的宾语类型在先秦两汉时期有着较为明显的界限,为何“喫”在与“食”竞争的同时,也开始挤压“饮”的运用空间呢?

“吃”“喝”义动词所带宾语类型的交叉,其原因较为复杂。首先,地大物博的地理环境,导致了饮食习惯的多样性,食物的种类也极为丰富,出现了很多介于半流体、流体之间的食物。如粥,既可以算是半流体食物,在米放得很少的时候又似乎更接近流体食物,难以区分,汤羹类食物同样难以严格归入固体或是流体。其次,语言的本质作用是人与人的信息交换,人们在日常交际时对这个宾语类型进行区分与否并不影响信息传递的准确性,自然而然地模糊了宾语的类型,这样做是符合语言运用的经济原则的。所以,在两汉以后,“吃”“喝”义动词的宾语类型界限开始松动了。

除此之外,“喫”是分担“食”“饮”的词,那么原本表示口吃、讲话不流利的“吃”又是如何与“喫”混同的呢?

在《说文解字》里并未收录“喫”字,后来徐铉在《说文新附字》中加上了“喫”字,并释为“食也”。在蒋冀骋、吴谢海的研究中,“喫”则是“齧”字因引申而导致字形分化的异体字,二字在字形的区别是从口和从齿,作为形符,口和齿无别^[20]。而“齧”的本义是“啃、咬”,这使得“喫”与进食等产生了关联。

查阅韵书会发现,“喫”上古属锡部,“吃”属微部。记录中古汉语语音的《广韵》中,“喫”的音韵地位是溪母锡韵開口四等入声,苦擊切;“吃”为见母迄韵開口三等入声,居乞切。二者声韵皆不相同,又是因为会混同呢?“喫”“吃”在文献中的大量混写始于元代,这与北方官话入声韵尾消失的时间高度吻合。《中原音韵》中塞音韵尾完全脱落,二字读音趋近,遂为俗写“吃”替代笔画复杂的“喫”提供了语音上的条件。项梦冰认为,“吃饭”的“吃”与“口吃”的“吃”只是同形字而已,“吃饭”之“吃”是“喫”的俗写形式,此说在文字学层面成立,但其历史动因应该进一步归于元代入声的消失触发了俗写替代。

“喝”的本义并不是饮用,那又是为什么会在元代开始出现“喝茶”的用法呢?王力认为“喝”是在入声消失后因与“呬”音近而表示了饮食液体的。丁声树、李荣编《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有“喝”的异体字“欲”,蒋绍愚先生认为这是对“喝”的前身的合理解释。

以上学者的论述皆未能详尽说明,其中有颇多疑问。入声消失后,为何不沿用“呬”而是要用原本并无饮用义的“喝”来表示呢?释为声音嘶哑、大声恐吓的“喝”又如何与“欲”建立了联系呢?这些疑问使得以上观点难以为学界所共识。而后来梁冬青提出“喝”的饮用义来源于蒙古语,是元朝时汉语口语受到了蒙古语中表饮用义的词的影响,因其与“喝”的读音相近故而附着于“喝”字上。梁冬青的观点更加令人信服,原因在于他同时列举了“喝”与“食”、“饮”产生联系的证据,即《原本老乞大》中“喝风”的用法。

但是,梁冬青关于《张协状元》中出现的“喝茶”、“喝汤”并没有很完善的解释。《张协状元》戏文据俞为民先生考证有四个版本[21],皆为明清时期的文献,其创作产生的年代据刘梦亚(2022)[22]应为元代初年,作者学界普遍认为是“九山书会”。元朝的前身是铁木真于1206年建立的大蒙古国,可是直到1232年三峰山之战,元朝与南宋版图才真正接壤。1232年之前二者之间一直横亘着属于女真人的金国。其次,南宋与元朝(大蒙古国)接壤到南宋灭亡只有不到50年的时间,对于语言演变来讲并不算长,蒙古语对口语的影响程度应不甚深。除此之外,根据国家语保工程,现代温州方言中,永嘉东城街道、苍南灵溪镇两个语言点在饮用义上是“吃”、“喝”混用的,在瑞安玉海街道、泰顺罗阳镇是用“吃”的。由此来看,若从《张协状元》文本的角度来看梁冬青的观点,便有些疑点随之出现。“喝”字饮用义的普遍使用应确实受到了蒙古语的影响,但其出现一定有语言内部发展的原因,不能单一地归为语言接触的结果。

我们认为,“喝”表饮用义应分两层理解。第一层内部条件:“喝”在《说文》中“欲饮”之训,以及后来《张协状元》中“喝茶”“喝汤”的用例,可体现饮用义作为语义潜势存在且有零星展现,属于偶发,未成系统。第二层为外部催化:元代蒙古语表“饮”之词与“喝”读音相近,与北方汉语接触时频繁地使用,强化并固定了“喝”的饮用义,使其从偶发用例逐渐占主导地位。因此,“喝”的饮用义时内部语义潜势在外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被激活、壮大的结果,并非单纯的借词或是单纯的内部演变。

4. 结语

本文的考察表明,汉语“吃/喝”从先秦时的严格二分到现代的混用,经历了“食/饮”到“喫”再到“吃/喝”的替换竞争过程。演变的历史原因是复杂的,主要有四:一是语义方面,“食”的义位过载与“喫”的语义专一导致的替换;二是语体方面,佛经、话本、小说等白话文体作为“喫”的媒介进一步传播;三是语音文字方面,元代入声的消失、字形的相近触发了“喫”俗写为“吃”;四是语言接触方面,蒙古语的影响促使“喝”的饮用义确立。四者分别作用于不同的历史层次,共同塑造了现代官话区及普通话“吃/喝”混用的基本格局。

5. 余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关于“吃”“喝”混同的历史动因,主要适用于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白话文献所反映的汉语演变,其结论对于南方方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原因有二:第一,元代入声韵尾的消失是“喫”与“吃”连接的重要桥梁,但这一音变限于官话区,而现代汉语方言的粤语、闽语、客家话及大部分吴语仍然保留入声,这些方言中甚至还保留了“食/饮”的用法,这与北方话及普通话中的情况是迥异的,可显示出这些方言的存古程度极深;第二,蒙古语对“喝”的饮用义的催化作用主要存在于北方方言,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很难直接影响我国东南地区的方言。因此,本文所总结的四个动因以官话区为核心,其对于现代汉语方言中闽粤吴语、客家话的适用性有一定的局限,应当分区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

参考文献

- [1]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编纂. 汉语大字典[M]. 第2版. 武汉: 崇文书局,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2010: 627.
- [2] 李丽烨. “吃”“喝”义动词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宁: 广西大学, 2017.
- [3] 张彤. 基于词汇语义逻辑分析方法的汉语动词教学例句研究: 以“吃喝”类动词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22.
- [4] 张海杰. 基于《标准》的对外汉语吃喝类动词教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锦州: 渤海大学, 2024.
- [5] 尹伊达, 李康澄. 元明清常用饮食类动词演变研究——以“食、饮、吃、喝”为例[J]. 语言与文化研究, 2024, 32(1): 58-62.

- [6] 徐姗姗. 黑龙江方言中的吃类动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
- [7] 郝然. 汉英吃喝类动词文化因素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四川外国语学院, 2010.
- [8] 刘半农. 释喫[M]//刘半农. 半农杂文二集.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3: 271.
- [9] 梁冬青. “喝”表示“饮用”义的始见年代及其书证[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3): 17-20+90.
- [10] 李学勤, 编. 字源[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3: 89.
- [11]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中华书局, 2013: 59-418.
- [12] 谭步云. 古文字考释三则: 释狐、释夔、释飲/飲/禽[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53(6): 63-68.
- [13] 解海江, 李如龙. 汉语义位“吃”普方古比较研究[J]. 语言科学, 2004(3): 96-104.
- [14] 郭沫若, 主编, 胡厚宣, 总编辑. 甲骨文合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0-1982.
- [15]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131.
- [16] 王晓莹. 再论动词“吃”对“食”的历时替换[J]. 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 2019, 19(6): 146-149.
- [17]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 中华大藏经: 第 34 册[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8: 600.
- [18] 王国珍. “喫”“食”“饮”历时替换的不平衡性及其认知[J]. 古汉语研究, 2010(1): 30-38+95-96.
- [19] 吕传峰. 常用词“喝、饮”历时替换考[J]. 语文学刊, 2005(9): 19-22.
- [20] 蒋冀骋, 吴谢海. 论“喫”字的来源及其语音演变[J]. 语言研究, 2025, 45(2): 66-74.
- [21] 俞为民. 宋元南戏考论续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19-121.
- [22] 刘梦亚. 南戏《张协状元》版本、作者及产生年代研究综述[J]. 戏剧之家, 2022(6): 10-12.